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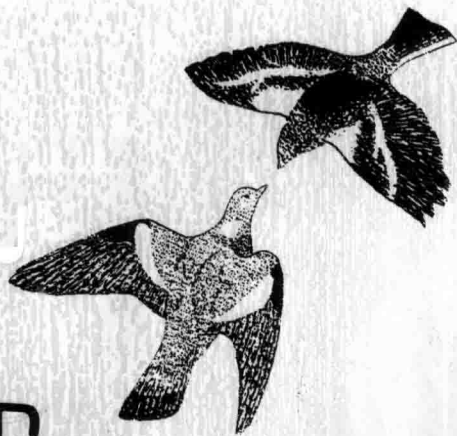
漏不掉的记忆

姜贻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潇湘散文精品丛书

潇湘散文精品丛书



漏不掉的记忆

姜峪斌 著

责任编辑 余开伟

〔湘〕新登字 002 号

漏不掉的记忆

姜贻斌 著

责任编辑：余开韩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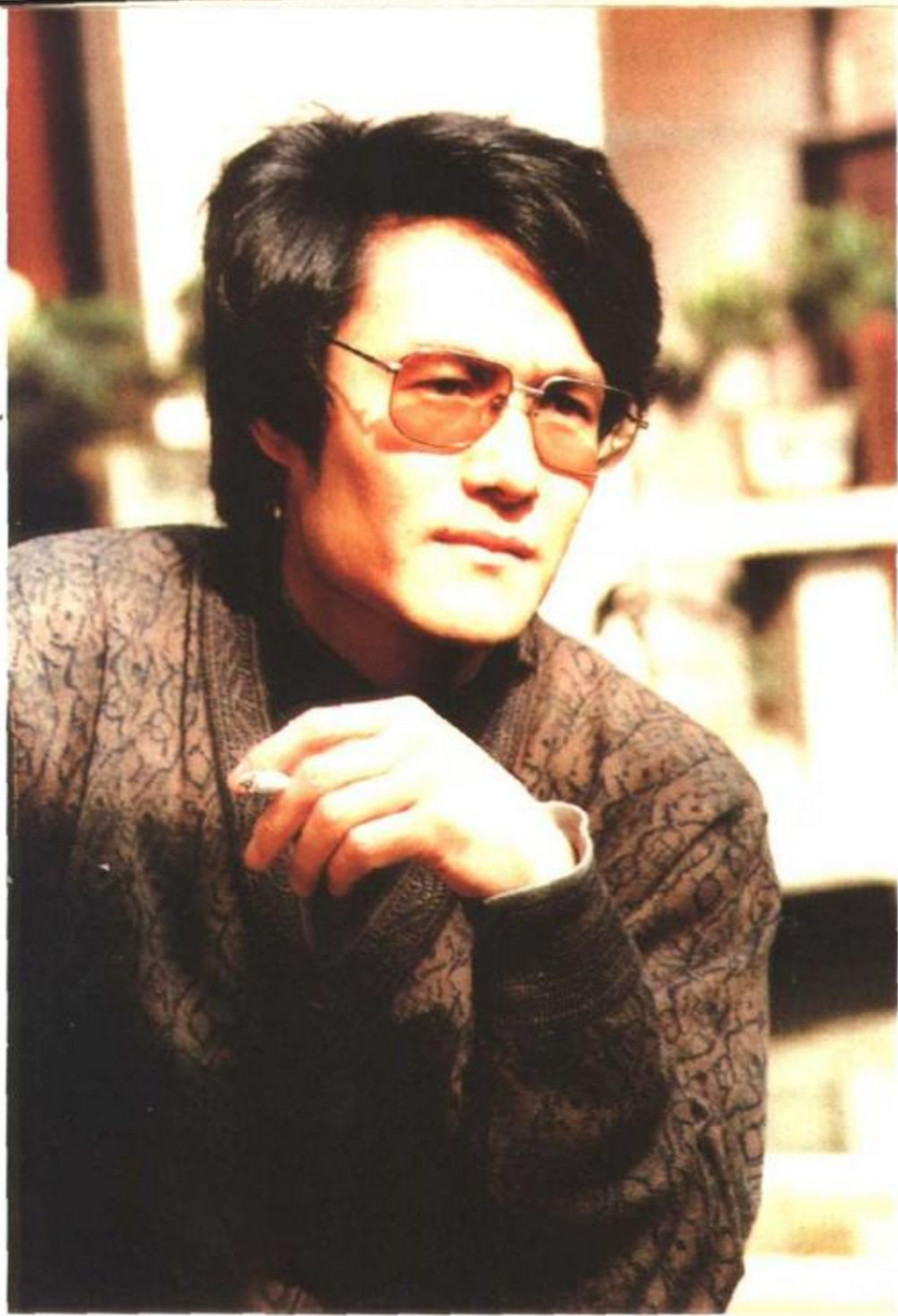
199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1

字数：178,000 印数：1—7,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726-9}{\text{I} \cdot 1380}$ 定价：11.3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姜贻斌：湖南邵阳人，1954年生。1971年初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务农，1973年招工在湘中一个煤矿做过采煤工、教师、新闻干事。1984年在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当编辑，1987年去海南办报，1990年回长沙。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曾出版长篇小说《死巷》、中短篇小说集《窑祭》、《女人不回头》等。

序

楼肇明

还是去年春夏之交，在人类自然遗产张家界召开的散文讨论会上，认识了湖南省青年作家姜贻斌先生，而且我是在会议期间津津有味地读完了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窑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散文讲学内容，无非都是我已经反复思考过的东西，散文本身并未进入我可谓思绪翻滚的意识，而是张家界这举世独一无二的自然风貌，在惊愕、倾倒、沉醉以后引起的思索左右了我，还有就是《窑祭》里那些卑微者的故事。这是两个反差极大，几乎是毫不相干的内容。唯一的联系，则是都与文学，特别是文学的“模仿说”、“再现说”有关。

与巍峨广袤、几乎不可解读的张家界的美学奥秘相反，读当代湖南才俊姜贻斌则是另一番雅韵意兴景象，凭直觉，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位对卑微者渺小者情有独钟的歌者。由于地域血缘，当代的湖南作家，或多或少都领受过沈从文的文思恩泽。沈从文写原始蛮荒小人物的强悍人性，以抵制现代社

会人性病弱，不管这是否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定则，但不能用社会乌托邦来责难文学乌托邦，文学终是以美拯救世界为旨归的。沈从文描写的多情湘女，我们还可以在姜貽斌笔下的月（《窑祭》中的女主人公）身上依稀辨认出某些面影，但姜貽斌并非沈氏美学的嫡传弟子，他比前辈所感受到的历史要沉重得多，无奈得多，尽管他像前辈一样执着于对小人物命运的眷注，却是控诉多于抗争，懵懂多于清醒，扭曲和变态中凸现坚强不变的人性之善。姜貽斌的青少年时期与湖南矿山被称为“窑牯佬”的矿工及有关的人们同呼吸、共命运，他笔触所及没有超出这一范围。他们或者是古老年代的窑主、“窑牯佬”，他们的堂客、子女、情人们，或者是流浪在矿区的卖艺者，直至“文革”时期的知青，矿区中小学的老师及主管一方的下级教育行政官员。生活在这一地域职业社区的人们，当然不全是卑微者，但从放大的社会历史的大舞台相比照，如果不曾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老死矿山的老几辈人，何尝不是远离历史主潮无可奈何地以卑微者的身份终其一生的。

姜貽斌先生是我国八十年代步入文坛的青年作家。就小人物/卑微者形象的历史和美学而言，姜貽斌不愧为小人物/卑微者的新一代歌手。这个作家角色定位表现了非同寻常的艺术勇气（这不仅使他与湖南的同行区别开来，而且还直接衔接了这一领域审美发展史的最新发展），就值得称道。也许，这仍然是一个可继续拓展、完善，向更广、更

高、更深的艺术天地进军的课题。而就目前的情形看，姜貽斌笔下的小人物/卑微者形象，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窑祭》中的月、松等被欺蒙、被坑害的小人物。他将被欺凌的小人物写得极其善良，尤其是青年女性，被描绘为尘世间人物关系美丑妍媸的示衡器，这样一种美是上天的神恩福慧，不要说亵渎和占有是一种渎神罪衍，而作品则恰恰通过美善的被毁灭，逆心理激起令人颤栗的力量。第二类或者是矿区与世无争却备受权势和小市民攻讦的中小学教师，或三教九流游离于社会主体的边缘人物，如流浪艺人。姜貽斌笔下这一类人物的社会地位低微，但智商甚高，他们明哲保身，又义干云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们的反击常常带一点恶作剧的味道，但又不落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主义的套路；他们终能适可而止，以逃避杀身之祸，不太大地伤及自己为度；他们给恶势力和市侩习气一点点不愉快，不让他们畅通无阻地祸害无辜者；他们明白善不可能消灭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这种雄心大志，对自己的能力更有一种自知之明。姜貽斌如此塑造自己笔下的这一类卑微者，可谓是自己人格中洁身自好品格的一种投射，谐而不谑，修正了中国古老传统中善良战胜邪恶的梦呓，更修正了以恶抗恶、盲目复仇的侠义精神，但这不等于说他放弃了对民族劣根性或“精神奴役创伤”的开掘和批判。不过，我以为，以姜貽斌笔下的《鱼鳃》中的老三为代表的第三种类型的卑微者形象，是一个最富审美意蕴的全新创造。

短篇小说《鱼瘾》全文约四千字上下，但堪称是一篇尽善尽美的杰作。这是一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小人物／卑微者家族中全新的成员。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位作家以发掘卑微者身上那深潜不显的对美的憧憬和渴求为自己写作之职责，几乎所有的小人物／卑微者形象的审美蕴意，都是作家运思塑造，是作家赋予人物性格的，而不是小人物／卑微者自己的。当然，姜貽斌也不是浪漫主义式地将自己的思想强加到笔下的卑微者身上，相反，老三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人物自己的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也许，老三直到临终，孤零零地离开人世前，也始终未曾明白，有关他一生的两件大事：炸鱼弄瞎了一只眼睛，确定了一个生存目标以后就矢志不渝，眇一目而在所不惜；为避免暴殄天物，匪夷所思地给风干的大鱼涂桐油，他如此不知疲倦，自得其乐，陶醉痴迷，荒唐的举动背后，却是在实现人的一种精神需求，即美的需求。他自然更不会明白，是鱼的美，使他黯淡的生活，充满了生趣，美不是生活的奢侈，而是精神的必须。显然，在老三身上，这种对美的憧憬和追求，有一个从昏暗沉睡到半明不昧的转折，而这个转折，又纯系偶然巧合，这是他节俭简朴的生活习惯使然。他不是为中小學生制作鱼类标本。他就地取材，无师自通，几乎是水到渠成地通往对美的鉴赏，却只能说明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本能驱动。这一个本来大概只能供姜昆、冯巩说相声、以博一灿的滑稽故事，却原来蕴藏着一个卑微者以美拯救自己人生的主题。

像老三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卑微者的一生，到最后你无论如何是笑不起来的。甚至，他对美的追求和向往，也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他的一生一样。他是令读者怀抱一份敬意而加以悲悯的对象。然而，那挂在他屋里的一串串一排排金光闪闪的鱼，在夕阳余辉中光芒熠熠地伴随他告别这个世界，实在是作家姜贻斌先生的神来之笔，也可以说是惊天动地、金碧辉煌的一笔。这一笔将卑微者内心里的人的尊严感与审美需求融合为一了。我曾当面请教过姜贻斌先生，那用桐油涂鱼的细节，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作家微笑颌首。

姜贻斌先生的散文集《漏不掉的记忆》行将出版，因为我是搞散文研究的，作家嘱我写序，我却禁不住先谈他的小说。而其实，贻斌兄的散文也十分出色。概括地讲，这本他初试锋芒的散文集，由三部分文章构成：一、艰难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社会和时代是暗淡的，但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却是闪亮的，弥足珍贵的，如拿来作书名的一篇，就是一篇文情并茂的沉甸甸的佳作。二、随感录式的抒怀明志的抒情小品，差不多堪称生活图画的本体象征。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文章，另有一番认知论上的意义，思想锋芒是一个方面，但在姜贻斌看来，人的认识能力不可能穷尽世界，人的认知愈多愈广阔，却发现未被认知和不能认知的东西越是无穷无尽。于是，这种对人的认知能力局限的认识，成了若干表现了神秘主义色彩篇章的哲学基础。在散文作品中明确地运用本体象征，并引入神

秘主义，这即使在有志于散文探索的作家笔下，也尚属罕见。我以为，散文创作运用本体象征，是当家本色：小对象，出大手笔；艺术只有优劣之别，而无大小之分。三、一部分可称之为生活速写或素描的作品。这一类作品，可能像一位画家在创作宏篇巨制的大幅油画，为搜集素材，先寻找一些模特儿作速写。不过，姜贻斌的这类素描，依然是以小人物/卑微者为自己的关注对象的，而且侧重描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挣扎，充满着更多的人世间的辛酸，如《小淑》等。

在我看来，一位小说家如果不是同时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他是否称得上是艺术家，就大可存疑了。不然，很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说书人而已。和对艺术创新的自觉一样，姜贻斌是一位执着于独辟蹊径的作家，他在《寂静之地》一文有言：

我丢弃铺满陈腐落叶的小路，拨开齐腰的灌木以及深密的草丛，宁肯让荆棘和刀片一样的草叶，在我手臂上腿上划出纵横交错的红色的痕印来，微微的刺痛并没有阻止我的寻觅。太阳从树叶的隙缝间，抛下一串串金币般的光斑，随叶片闪闪烁烁。

这个表白，是言为心声、景与情谐的一次契合。艺术创新的意识，一旦进入作家的潜意识，这样的作家，你就可以信赖他。

一九九七年四月

我的散文观

姜贻斌

既然散文是作者心灵的自然流露，那又何必老是将自己装扮成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道”面孔呢？我看过许多人的散文，作者或用浅薄华丽的文字，或用故作玄奥的语言，把自己粉饰成何等的伟大或崇高、潇洒或豁达，令人一读，的确心仪不已。而其实，那文章骨子里实在没有作者的几句真心话，作者把真心话轻巧而老练地藏匿在一个不愿让人知道的角落里，嘴上却挂着“真实心迹的流露”的招牌，稍有阅读经验的人一看，就知道是假货。

我们都在说要“真诚地面对读者”，但有人似乎真诚地写了自己的痛苦或孤独，悲伤或忧郁，但大抵还只是一种虚化了的文字，仍然摆脱不了肤浅的窠臼。当然，能写到这一步也许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当代女性散文作家似乎比男作家们来得真诚一些，她们敢爱敢恨，敢于用心用泪营造着一个让人与其一起思索和叹息的艺术境界，淋漓尽致地抒发着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在这一点上，她们无疑比

男作家们来得彻底和可爱。而男作家们则多显得遮遮掩掩，笔力有余，胆识不足。

我也偶尔翻过如今流行的一些散文。美丽的文字，淡淡的思绪，的确也能吸引一些读者，尤其是年少的读者。但这种尽管小小巧巧的文章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虚伪和做作，而流于平面化。

我们都比较崇尚或渴望写出那些大境界、充满“禅”或“道”的意味的散文来，这当然是一件美丽的事情。但这些文章非凡夫俗子能做到。那必得是历经人间沧桑、又终于觉悟，灵魂是一片净土的高手的炉火纯青的自然创造。这样的文章不必去“做”的，只有达到了那种境界，才能顺手拈来。我们如若想“刻意”地去做那种大气文章，一是未免可笑，二是对自己不善是一种讽刺。就比如，刚学了两路毛草的人，企图陡然达到那出神入化的高度，是同样令人可笑的。

想想也是，我们整天为房子为职称为文凭为官位为人事关系焦心积虑，坐立不安，甚至不择手段，心中哪有一片净土呢？哪能达到一种“悟”的境界呢？如是，想去“刻意”做出大气、脱俗的文章，难道不觉得脸红心跳么？也许事实并非如此，身处乱世的陶渊明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桃花源记》，那自然是一种美好的人生理想的寄托，但还应该说更是一种深刻的痛苦。但必须说明的是，陶渊明是去职归隐之后，才有其平淡、质朴、自然的传世之作。

我们不敢面对读者，交出自己立体的心灵，或

许是我们有许多的顾虑，因而胆怯，因而“犹抱琵琶半遮面”。于是，就制造出一些尴尬且半生不熟的文字来。那么，我们的勇气呢？先且不说面对宇宙自然我们可以生发出许多浩然大气，只说当我们面对自己时，用笔无情地剖析自己时，我们是否能更深一层的写出自己，继而向读者交出一个立体的心灵呢？

目 录

序 楼肇明 (1)

我的散文观 姜贻斌 (7)

第 一 辑

夕阳照我 (3)

跟一个女孩上山去 (8)

不见湄水 (14)

影子 (18)

无法对付的台历 (21)

去仙山 (25)

山路消失 (29)

谁在敲门 (32)

第 二 辑

翠翠 (37)

路过古镇	(41)
小淑	(49)
揣着半张结婚照的歌手	(52)
靠人养活的诗人	(56)
不靠人养活的诗人	(61)
爱跳槽的女翻译	(66)
“厚脸皮”姑娘	(70)
一个故事	(73)
吃粉笔灰的人	(77)
戴花箍的少女	(80)
常忆一个人	(83)
问候	(86)
最后一杯酒	(89)
同学+老板的电话	(92)
金鱼烟灰缸	(95)
生命的终结	(97)

第 三 辑

弥补记忆	(105)
童年记趣	(108)
戏趣	(112)
漏不掉的记忆	(114)

钓鱼	(122)
走街串巷	(126)
我的 Dog	(131)
板桥回忆	(137)
一夜无眠	(142)
歇场岭记事	(145)
冬阳正旺	(148)
演戏	(151)
迟迟不醒的感情	(154)
愧疚	(158)
好想过年	(161)
黑发渐白	(163)
我是不是心态老了	(166)
回望昨天	(170)

第 四 辑

痛苦的潇洒	(175)
写作兴趣的缘起	(178)
丢书小记	(181)
经常撞人	(183)
没有安静	(186)
各自的话题	(189)

年轻	(192)
常常唱歌	(194)
关于情爱	(197)
一点理由或依据	(200)
我眼中的旋转世界	(202)
不急不忙去退款	(212)

第五辑

浯溪散记	(217)
告别古桥	(220)
东江两样水	(223)
天鹅山悬念	(226)
乡村睡梦	(229)
无名小河	(231)
寂静之地	(234)
深秋落叶	(237)
门前小溪	(239)
白莲寨琐记	(241)
再走东江	(243)
杨柳桥	(246)